

恐惧本身

罗斯福「新政」与当今世界格局的起源

Fear Itself

当群体性恐慌到处蔓延时，整个国家将如何消

Fear Itself

————★ 美国史学界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获奖作品 ★ ————

[美] 艾拉·卡茨尼尔森 著

书海出版社

Ira Katznelson

[美] 艾拉·卡茨尼尔森 著

彭海涛 译

Fear Itself

The New Deal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恐惧本身

罗斯福“新政”与当今世界格局的起源



书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恐惧本身：罗斯福“新政”与当今世界格局的起源 /
(美)艾拉·卡茨尼尔森著；彭海涛译. — 太原：书海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571-0021-6

I. ①恐… II. ①艾… ②彭… III. ①经济史—研究—美国—1929—1933 ②罗斯福“新政”(1933—1936) IV. ①F171.295.1 ②K7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4117号

版权登记号 04-2017-026

Copyright © 2013 by Ira Katznelson

All rights reserved

恐惧本身：罗斯福“新政”与当今世界格局的起源

著 者：(美)艾拉·卡茨尼尔森

译 者：彭海涛

责任编辑：李 鑫

复 审：贺 权

终 审：秦继华

选题策划：北京汉唐阳光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书海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http://sxsccb.tmall.com> 电话：0351-4922159

E-mail：sxsccb@163.com 发行部 sxsccb@163.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c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书海出版社

承 印 厂：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655mm×965mm 1/16

印 张：46.75

字 数：570 千字

版 次：2018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71-0021-6

定 价：1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献给黛博拉，感谢她的鼎力支持和慷慨奉献！

我生活在恐惧时代！

——E. B. 怀特

本书获誉

《恐惧本身》梳理了“新政”与南方黑人之间的关系变化这一段意义深远的历史，这一关系也是“新政”最大的悖论。通过将历史幽微融入到宏大视野中，艾拉·卡茨尼尔森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处于巅峰时期的美国自由主义，这也是迄今关于此最清晰锐利的呈现之一。本书对于人们洞悉当今世界的政治病兆和机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肖恩·威兰茨

《美国民主的兴起：从杰斐逊到林肯》一书作者

《恐惧本身》讲述了罗斯福和杜鲁门时代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惧，与菲利普·罗斯的《反美阴谋》一样。人们不仅容易忘记“新政”时期美国国内以及国际形势是多么危险，也容易遗忘这一时期各种政策的后果如何使我们陷入了更糟糕的境地……在本书中，卡茨尼尔森非常了不起地展现了一个宏大而又充满细节、让人感到新鲜而又有些陌生的“新政”。

——尼古拉斯·里恩曼《纽约书评》

本书中，艾拉·卡茨尼尔森赋予“新政”这一传统主题新的生命。作者用生动的语言再现了“新政”与其历史性后果之间的关系，重申了国会及南方议员在美国国内外政策制定、参与世界性战争、挑起冷战过程中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做到了观点与论述之间的高度统一，非常令人信服。从此刻起，本书将成为了解“新政”形成过

程及美国 20 世纪历史的必读书。

——大卫·纳索

《掌门人：约瑟夫·P. 肯尼迪光辉的一生与其所处的动荡时代》

一书作者

引人入胜……忘我地阅读这种老派的、具有独创性的史学学术著作，真是令人兴奋愉快！本书枝节繁多、野心勃勃，几乎在每一页都有启发性的洞见。在卡茨尼尔森的众多写作天赋中，下面这一点对读者来说最为珍贵：思路清晰、充满活力、毫不炫耀学术行话、文风朴实。这一点对美国学术界也最为珍贵，因为它已濒临消亡……令人愉快，富有启迪。

——罗伯特·G. 凯泽《华盛顿邮报》

《恐惧本身》一书见解深刻，具有权威性，令人信服。该书利用对“新政”进行的大量研究，综合提炼出一个审慎而极富洞见的论点，堪称历史学术写作的上佳范本。

——泰瑞·哈特尔《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撰稿人

非常强有力的论辩，得益于卡茨尼尔森稳健的散文写作与背后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研究。

——凯文·博伊尔《纽约时报书评》

《恐惧本身》一书对“新政”历史进行了深刻重构，并做出了大量具有挑战性的质疑。

——戴维·肯尼迪

《摆脱恐惧：大萧条与战争中的美国人民，1929—1945》一书作者

艾拉·卡茨尼尔森在《恐惧本身》一书中，取得了别人几乎不可

能实现的成就——它启发人们以全新的方式思考“新政”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及其留给现代美国富有争议性的历史遗产，思考奴隶制留给当今政治和社会的永久性历史遗产。

——埃里克·方纳

《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一书作者

艾拉·卡茨尼尔森所著的《恐惧本身》一书是一部非凡的历史学论著，它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新政”的已有认识。作者深刻论述了种族主义是如何塑造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生活方式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作者将美国国会置于“新政”历史的前台。本书不愧是一部杰出的学术论著。

——艾伦·布林克利

《改革的终结：萧条时期和战争年代的新政自由主义》一书作者

本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研究了“新政”——使我们自以为很熟悉的历史，展现出了更丰富复杂的面向。在这部内容浩繁、写作优美的历史著作中，卡茨尼尔森……视野广阔，呈现了一个持续到杜鲁门执政末期的“新政”。

——《科克斯书评》

本书认为“新政”使自由民主得以存续，代价是与非自由力量相妥协。凭借非凡的见解，卡茨尼尔森的历史巨著远超其他历史学家解释“新政”的著作。

——《书单》

11. “最强烈的愿望”	554
12. “军事武装与忠于国家”	610
后 记 1953 年 1 月	643
致 谢.....	669
索 引.....	675

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也在这一年指出，“新政”的改革方案造就了一种至关重要的全球性民主模式。¹⁷十年后，畅销书作者约翰·根室（John Gunther）称赞“新政”是“一次历史上罕见的渐进性改革典范”，具有重要的情感功效，大大提振了国民的精神状态，使人们内心燃起新的希望，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与向往。¹⁸牛津大学教授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55年对“新政”进行回顾时说，“罗斯福先生的典范促使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事业得到加强——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个人自由未必意味着政府有效治理的终结”。¹⁹

“新政”超越传统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正统社会主义的局限性，而实施有效的民主决策，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多种可行的选择模式。因此，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美利坚合众国。以大萧条时期和战争年代²⁰通过民主宪政措施成功战胜危机为标志，联邦政府在克服经济困难、摆脱政治危机的过程中，有力促进了美国宪政民主的复兴。在民主宪政的成功和有效武装下，到“新政”末期，美国真正成为全球自由民主事业的领导者。如果没有当年罗斯福政府长期执政²¹所实施的改革举措，人们很难想象自由民主能在今天享有如此的合法尊严与地位。对于当年强烈反对“新政”的人们，这是一记响亮的耳光。谁说自由民主过于怯懦不敢挑战野蛮独裁？谁说自由民主力量过于微弱不足以动员全体国民参与其中？谁说自由民主过于迷恋自由市场无法成功实施经济管理？

“新政”坚持不懈地衷情于对自由和民主的捍卫，这一点绝不亚于亨利·詹姆斯对于美丽的威尼斯城风光的衷情与赞赏。但关于“新政”，有大量人所共知的事实摆在那儿，有数不清的历史资料记录在案，甚至有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评价与解读存在。因此，期望本书对“新政”给予高度赞扬的读者或许会感到失望，本书在有限的篇幅内，的确难当此任。但作者本人内心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疑惑：人们对于20世纪美国这一独特政治景观的书写和描绘可以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什么还执意要求对其进行反复粉饰和描绘呢？

一位目光敏锐的文学评论家曾经这样评价莎士比亚著名戏剧《李尔王》：“这部著作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最大限度地放大其本身的缺陷……这些缺陷存在于某些特定场景与其可能达到的完美状态之间。”²² 同样，对于“新政”的评价，人们也不能只关注其成效。与以往各种溢美之词恰恰相反，人们更应当关注“新政”的最大缺陷给人们带来的深远影响，努力思考这些缺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本书力求充分理解“新政”所取得的显而易见的成就，同时探讨其弊端与局限性，挖掘政治民主与个人独裁之间、政治民主与种族偏见之间错综复杂甚至是荒谬不羁的关系。在论述过程中，本书摒弃把内政与外交截然分开的传统研究方法，努力审视自由文明存在与发展的边缘领域或交叉地带，进而探讨国内外与自由民主主义背道而驰的狭隘民族主义政治秩序对“新政”决策过程的影响。

“新政”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使得紧张与恐惧气氛到处弥漫，整个世界陷入严峻的危机时刻。希腊人经常在自己的文章中用法学、神学、医学等术语表示危机对人们做出重大抉择所产生的影响。“这些重大抉择包括：大是大非问题的抉择、上天堂与下地狱的抉择、生与死的抉择。”²³ 正如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说，“如果德国在二战中获胜，世界各国积极参与的国际秩序重建将化为泡影；有的只是为新生的法老独裁统治者所建立的等级制度金字塔”。²⁴ 但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人类做出完美抉择的能力已经丧失。起源于远古时期的摩尼教哲学所信奉的对与错、是与非界限分明，不容协商的信条已经无法维系。世界上不再有绝对完美无暇的合作伙伴。没有务实而不违背道德水准的妥协，人们很难就某一重大问题形成决议。

在当时，人们还完全不清楚美国的宪政国家体制是否具备应对时代挑战、做出有效决断的手段。早在 1940 年战火尚未蔓延到欧洲以外

的时候，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彭德尔顿·赫林（Pendleton Herring）就曾这样描述当时世界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面临一个约束性、组织性和权力集中性领先于个体自由和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的世界。种种国内经济问题的解决确实需要公共政策保持高度的持续性和一致性。然而，最初的政府设计并不包含如此复杂的职能需求。那么我们对于承担如此重负的现有政府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的政府能否应对极权主义的挑战而坚持自由民主道路呢？立法机关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分权是否符合政府行使取权的需要呢？为了追求强有力的领导权威，我们是否会无形之中陷入独裁统治的危险呢？²⁵

本书讨论的主题是关于自由民主政治与人们的内心恐惧这一话题。在危机关头，“新政”采取紧急措施对享有一定的自由同时又在某些方面缺乏自由的边疆地区实施了管控。在探讨“新政”如何应对这类挑战的过程中，本书不仅涉及“新政”所取得的成效，同时深入挖掘了采取这些必要措施，保持自由民主体制，捍卫自由民主价值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成本。

为了阐述“新政”造成的恐惧对人们性格的影响，以及自由民主体制本身的适应性，本书作者认为有必要对“新政”历史所囊括的地理范围进行重新界定，使得“新政”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加广泛，进而使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²⁶也就是说，要把美国这一时期的发展放在更宽广的全球语境内进行探讨。因而，我把“新政”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与法国大革命对于法国社会的影响相提并论。这样，“新政”不仅仅是美国历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而且是20世纪大众政治时代代议制民主体制的最重要试验场。关于这一时期的传统叙事，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方式通常是重点探讨总统制及政府行政部门的运行情况，但我对这一传统叙事方式进行了改造，把叙事重点集中于

国会立法过程以及相关政策和决议的具体内容。

本书既不是传统历史著作，也不是通常的政治学著作。其宗旨是以更加敏锐的视觉对“新政”的一些重要方面加以呈现，进而对一些容易模糊甚至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的特征加以阐释。²⁷ 通过把“新政”提升到全球舞台进行审视，本书摒弃了将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割裂开来进行研究的路数，它史无前例地把“新政”的时间跨度延长至杜鲁门总统执政时期，在更加宽广的历史语境中对“新政”进行分析与研究。²⁸ 这样，本书不再把“新政”的时间跨度压缩在二战以前或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这实际上改变了人们认识和研究“新政”的固有模式，使得它的历史跨度涵盖各种灾难性事件接连对美国民主政治构成严重挑战甚至使民族国家体制面临剧烈变革的年代。通过把注意力转移到国会及其通过选举方式重新制订国家的政策与制度，本书强调立法机构对于充满活力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至关重要性，²⁹ 它还把关注目光集中在参众两院国会议员作用的发挥，强调美国最严重的南北区域分化是如何改变国家历史走向的。同时，书中还阐明了美国南部各州致力于等级种族秩序对于“新政”政策制定及其成效造成的全面影响。

本书对“新政”中必要的邪恶和“肮脏的黑手”等过去经常被回避的一些问题给予正面审视。“肮脏的黑手”一词常表示因为正确的原因而采取错误的行为。³⁰ 作为一个无法奢求坚持崇高道德诚信标准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美国也与国内外一些可疑的盟友产生过瓜葛。尽管美国向全球提供了唯一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典范，并成功地抵抗住了极权统治，但在与一些极权政府或国内种族歧视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它无法——事实上，也不可能免受其影响。本书集中论述了面临严峻的挑战，“新政”时期的民主政治是如何开始的，同时对这些违背自由民族制度的盟友所带来的影响也进行了客观评价。当然，这些盟友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是必要的，但却常常让美国付出昂贵的代价。

“新政”时期一位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小亚瑟·斯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曾在离世前不久提醒人们说,“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其自身经验的囚徒和自身所固有的先入为主之见的奴仆”,他若有所思地回忆自己一生的论著,尤其是在回忆其深入人心的三卷本巨著《罗斯福时代》³¹时说,“一切都是以我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为条件的”。他写道:

人们过去的观点和看法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这些观点和看法在不断地被时代的紧急事件所修正。当新的紧急事件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生活中发生时,历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却发生了转移。他们转而对过去的事件在人们记忆中的影子进行研究,让这些人们记忆中的影子重新发亮与突显。然而,在早先历史学家的记忆中,这些事件早已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因而,新的声音从历史的昏暗阴影里发出声时,会格外引人注目。³²

斯莱辛格的历史巨著《罗斯福时代》对于“新政”的记述主要是围绕 20 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政治领袖罗斯福总统这位富有争议的公众人物展开的。书中详细记录了罗斯福总统动员本地美国人与外来移民、白人种族与黑人种族、南方各州与北方各州等不同阶层选民组成选战联盟参加总统选举的过程。通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新政”采取措施化解公众对于商业阶层的怨恨与不满的过程,也可以了解“新政”应对主流社会对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人口加以排斥或歧视等棘手问题的处置措施。书中还记录了美国社会在公共政策引导下成功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与过渡的过程,充分展示了现代民族国家采取切实有效的尝试和举措,增强危机处置能力,妥善应对史无前例的经济困境,从而帮助人们克服恐惧心理,摆脱危机阴影的成效与业绩。斯莱辛格对于增强政府力量、抑制无序商业竞争、续写美利坚机遇与成功乐土新篇章等主题的描述,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生动有力,感人至深。但这些论述也不是没有不足之处。

考虑到近期资本主义社会仍面临的经济波动、宗教狂热和军事威胁等现实问题,《罗斯福时代》一书以及许多其他有关“新政”的研究文献中的一些观点的确显得过于孤立与狭隘。当今时代同样存在各种焦虑与恐惧,其程度虽然不能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同日而语,但在我看来,这些焦虑与恐惧以同样的方式考验人们的应对与处置能力。不论是“新政”时期还是当今时代,人们所面临的恐惧与尴尬与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笔下法国19世纪50年代自由与暴政给人们心理造成的恐惧与不安没有什么两样。在美国,人们通常只是把托克维尔的名字与其1835年和1840年的巨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联系起来。当谈到1789年发生在法国的那场“扭转乾坤”的巨变时,托克维尔为随后几十年法国变幻无常的政治进程所震撼,他坚定地相信“今天我们处于一个最合适的位置,来对这一伟大事件做出最佳审视和判断”。他坚持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大革命的认识也会不断有新的洞见涌现出来。人们将亲眼目睹崭新的行动,提出崭新的问题。过去人们认为确定无疑的东西,可能需要重新认识和考虑。³³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不断回到托克维尔的著作中,重温那些不同寻常的论述。因为,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距离“新政”时期的历史时间跨度与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距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时间跨度大致相当。托克维尔写于19世纪中叶的论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宣称,如果曾经令革命者感到痛苦与困扰的革命激情只是在人们头脑中一闪而过,那“远远不是大革命所期望留下的遗产”,但“我们……实际上能够更紧密地向大革命的遗产靠拢,理解和领会导致大革命爆发的精神动力”。虽然内心怀有强烈的紧迫感,托克维尔还是认识到经过一段时期的历史沉淀后再书写那段历史,见解或许会更具有启发意义。因此《旧制度与大革命》所书写的“不是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书籍,因为人们对于这一历史的讲述,可谓已经发挥到极致,我很难想象自己会重复同样的历史记述”,托克维尔所书写的是“对于法

国大革命的研究与思考”，而且“这一研究与思考永远没有脱离现代社会的视野”。在书写过程中，托克维尔把温情与共鸣融入理性的超脱和冷静的思考之中，以历史学家的敏锐眼光密切考察这一历史事件，以便对自己的研究主题——民主与自由之间的脆弱关系进行深入解读。他解释说，“我对于这部书的写作，不带有任何个人偏见。但我也并不想把自己伪装成一位冷漠无情的写作者”。“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准确地描绘一幅内涵深刻的革命画卷。”³⁴

像法国大革命对法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样，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关头，“新政”动摇了美国社会的基本政治面貌和格局，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政治性语言、政治性价值判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³⁵托克维尔曾教导人们说，事物总是随着时间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在这一深刻教诲的影响和感染下，我在本书中，尽力让自己对于“新政”这一历史时期的描绘更加准确，但我也同样不会成为一名冷漠无情的写作者。正如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在总结自己的写作目标与追求时所说，只是“首先抛开一砖一瓦，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一座建筑物的整体轮廓，然后，才动笔勾画这座建筑物的每一个线条——这是对一座建筑物进行重新设计应当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³⁶我希望能够改进和调整过去人们对历史事件进行整体性把握和理解的方法，让“新政”这一至今仍然对美国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事件闪发出新的光辉。³⁷

三

12

当斯特兹·特克尔（Studs Terkel）从事 20 世纪 30 年代口述史学研究时，一位受访者说道：“恐惧让人们的所谓安全感丧失殆尽，显然那并非真正的安全感。从那以后，人们再也没有遭受过如此的恐惧。”另一位受访者讲述了“‘新政’给人造成的情感冲击。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对未来抱有难以克服的恐惧感……这种挥之不去的恐慌与畏惧极

大地伤害了人的情感，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产生了严重的扭曲。人们丧失了时间观念，也丧失了人生信念”。³⁸ 因此，当时的世界到处充斥着严重的不确定性，所有的希望仿佛都化成泡影。一种丧失方向的感觉笼罩人的内心，人们就像一艘失去罗盘的航船在茫茫大海上前行。这种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恐惧氛围深刻影响了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与关注，因为一切已经没有确定性可言。

在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位总统执政期间，美国面临三大恐惧。³⁹ 第一大恐惧是人们极度担心在全球居于领导地位的自由民主政治不能完全战胜法西斯独裁政治。这一时期人们目睹了民主政体的瓦解与自由希望的破灭。⁴⁰ 大多数人认为，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自信与活力相比，议会民主政治显然是软弱无力的。这一担心的核心问题是，人们普遍认为由多种党派和公平竞争选举产生的法制政体使得自由民主制在解决当时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和矛盾时，无法做到灵活高效。

这一问题在美国显得尤为尖锐，因为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权力的分立在全世界最彻底。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大卫·里德（David Reed）曾在 1932 年宣称，“如果说美国也需要一位墨索里尼的话，现在是最需要的时候”。他解释说，“如果把什么事情都交由国会讨论，那么，我们将在这里浪费一个夏天的时间去说服每一位议员，最终一事无成。这不是美国所需要的。美国需要的是坚定果断，迅速采取行动”。⁴¹ 我们将看到《巴伦商业周刊》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就职前夕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一个稍微温和一些的独裁政府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渡过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难关”。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也主张说，罗斯福总统所面临的危机不可能“依靠现有的政治手段得到迅速有效解决”。这些言论与主张不是个别人的孤立言论，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⁴²

与德意日的抗衡构成了作者所说的第一大恐惧，而尖端武器的指数级增长则构成了作者所说的第二大恐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愈演愈